

[illegible]

國民黨特務份子侯伯周等人
毒害民衆五千餘人陰謀暴露

籌備社行十九日。在左境內，明發現國民黨特務份子投訴殺大，害
害民衆五千餘人的驚人罪案。該案主犯侯伯周、侯曉堂，都是左境角村人
，民國十一年，參加國民黨，依案勾結官府，佔有祖土地，殖有商業，
霸佔了羊角周圍三十畝內的十分之八的土地，在這塊土地上，稍有要害的婦
女，後有不遺其謀圖的。二侯把羊角國民黨改爲公道團，組織保衛團，作爲
其一手把持的工具。一九三八年，八路軍滅亡人員到羊角勞動軍樂，參加
抗戰工作，二侯竟逮捕八路軍工作人，痛打後送交國民黨政府。一九三
四二年四月，侯伯周等奉武安白草園國民黨特務機關指使，正式成立國民黨特
務機關第三旅，與平悅劉原特務機關聯絡，其總的任務，是在戰爭中引領聯
軍，其總的任務，是在戰爭中引領聯軍。

侯伯周等勾結敵寇
破壞抗聯罪大惡極

平時用
資財用
到其地
之四。一四月下旬，侯伯周、侯曉堂，都是左境角村人，到其地參加大結隊，會上來至

不分親朋皆下毒藥

說：一九三八年，侯伯周等奉武安白草園國民黨特務機關指使，正式成立國民黨特務機關第三旅，與平悅劉原特務機關聯絡，其總的任務，是在戰爭中引領聯軍。

不分親朋皆下毒藥

四。一四月下旬，侯伯周、侯德
某地參加大姑長聯席會，會上決意
二侯當領到毒藥；回來後，召
姑長小聯席會，分發毒藥；
白、黑三色粉或塊，提出送有
的仇人，指示對象，分其持刀
為首，每人負責三五七戶，以特
親戚、看朋友為名，向羊角山十

太行旱荒中
各界義

計本行十九
救濟五月初
救濟五月初

北嶽區的一期整風

接受了第一期整風經驗，在冀南北風中，在各地都建立了中心小組，負責幹部，首先以自己先學好，再教法整別人，精神，深刻的進行反省，研究問題，例如井陘、平定、行唐、靈壽、平山、滿城、完縣、阜平等的中心小組，都能經常的進行研究，經常的向大家作報告，鼓勵大家的學習情緒，平定曾報告過對敵經濟鬥爭問題，井陘報告過英滿有方向，行唐縣曾報告時事，自我反省，各縣都進行的很好，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幹部都作了反省筆記，平定、井陘、靈壽等縣黨部們的筆記，都不錯，因此後並交給軍事區負責同志評閱。

浙東四明山北麓

荒，雖遭敵寇一掃蕩，但在縣政委員會成立後，縣政的勢力，到了一月，這次臨縣中，各縣人士會表示，如何共濟的精神。如王村李仁，李炳發，白玉虎等，自勸出資，僅二十石，坪村發權小組，李興朝，自資八石，坪村工費一縣，熟自己工費三石，余出錢，常家獨振，利先生與三三三石，彭彭興雄桃，計資十三石，以一等獎狀，此外備有二十餘戶，得了一等獎狀，對國權工作，而能以身作則，而能出糧的村，給予獎狀，計有某莊十二戶，有林等八戶，新華社太，日，一二九師，爲民急災，城區人民，爲一，年，規定明年，除種菜之外，每

鄞縣人民生活

日電：郵縣訊：從
 郵縣城南大錢丁
 家鄉趕到城東武
 東東西河村約五
 的邊防線上，人
 通潯樹不安的生
 活，他們白天不
 在地裏做莊稼，

新華社延安十九
 日電：郵縣訊：從
 郵縣城南大錢丁
 家鄉趕到城東武
 東東西河村約五
 的邊防線上，人
 通潯樹不安的生
 活，他們白天不
 在地裏做莊稼，

郵縣人民生活不安

國民黨軍隊騷擾下

中部的糧食，每人
 僅得及兩個月的食
 糧，土地應以開墾
 荒地為主，各鄉鎮
 立即進行開荒。

大同縣志卷之五

大東路兵戰果大

敵千人

（續）敵社太於十九日（電）（電）東路，於八月一日慶祝（電）望全一勝利，對民兵戰績作了初步總結。六週以來，民兵最顯著戰績三萬九千餘名，平均每日擊斃敵七十餘人，擊傷敵一挺，俘獲七餘支，子彈一千餘發，檢獲藥八八百發，奪回麥子三千餘石，擊斃自衛兵，牲口五十餘頭。

（續）敵社太於十九日（電）（電）東路，於八月一日慶祝（電）望全一勝利，對民兵戰績作了初步總結。六週以來，民兵最顯著戰績三萬九千餘名，平均每日擊斃敵七十餘人，擊傷敵一挺，俘獲七餘支，子彈一千餘發，檢獲藥八八百發，奪回麥子三千餘石，擊斃自衛兵，牲口五十餘頭。

周 西 安 西
銅 代 周 理

[illegible]

劉萬誠

辟寒領袖、生花龍手

石水

[illegible]

好五話有
 的六就
 作話不
 一話新
 雲村讓
 鄉窮誰
 富接這
 的男女
 正姓大
 去老選
 少一選
 一學兒
 下萬答
 一校民
 個百都
 合百沒
 說百落
 萬姓選
 又反的
 挺缺
 耐心
 萬誠
 我認
 神家

明為都老約用
 9；是不選門資
 一個民可非
 工我工就當
 一領工是丁的時
 主個補作丁因會
 任要一萬會我主
 海大該主任任
 工：工：工：工
 一一人天也工工
 你個笑工會作
 們全人工工是
 們作會會看
 的常吧萬家
 過說高
 生與
 主生
 任產
 辦情
 法大
 真擔

而多起工的天過萬精
 飲且路、作、這入天去了
 地上土、越以和律都心萬
 上六比至人，心好：家、工作作
 十少別起不工，要每從由好
 人來也管作同是一開天；作，不中
 上時下多同是，個個作，作，作
 的七地裏時作，工工作，作，作
 苗多適，成也，有萬作結作織，正
 比前已，越的部部，黑下好
 人五經到，親親差夜就了
 人每普他，領領不和多早不
 的享，了地，想想加有國，容
 地，三三就，今一春，對是
 上，一活就，中個月，辦是
 至，天完，心中心工，心工
 少，也完，中工作，心工作
 十，百，完，完，完，完，完
 錫，都，完，完，完，完，完
 過，來，地，地，地，地，地
 三，三，三，三，三，三，三
 次，次，次，次，次，次，次
 三，三，三，三，三，三，三

所誠心校整年劃了家都領小間討來
十九年大時國換實時業題是先萬
水加銀村保多的人生活活辦或
以鄉情保有的老慈子還心痛。可是有些比
糧食，輕易不肯肯出一盤出來，萬說化就
召集財主開會，給說好的，有計
召義工，把便民組織起來，萬
只要生活實在沒辦法，萬就
糧食也還完了，災民沒有一

有一次，村工會開會，討論半實物工資制怎樣才能實行

好。大小問題，他非說的叫你心裏要服了才拉倒。你說這功
夫有幾個部下，下得起了？——
不！自從當了幹部，越選了一個勞苦勤英雄。
成信一更如提高了一部五年來，道且真的為他積極生產，不談的
歲時，一樣都是他在羣衆中的信仰。
萬歲的母親上了年紀，不能勞動；婆婆是小脾，身體很
弱，頂多農忙時幫助幾天，一家子小苗苗，起個孩子十三歲，男
孩四五歲，五歲的孩子地，王寶德種的，起個孩子十歲，男
說外甥，滿是打糧食，人家都比我生，地土壞，可是打糧食
難起比上。容，他說：「別看我，我的地土壞，可是打糧食
天開春，解決問題，過情形差不多是萬職工前下地生產的規程。
輪作，無論什麼，日晡以後，出賣力氣，地裏活，無
論幹那部或掌櫃，誰也沒有懶得緊，幹得有勁。四五年來，無

萬誠沒討着，也沒家畜；天天工作又繁忙，那裏還有工夫去弄錢？他說：「一件，也是人幹的，有人肯爲我辦錢，好辦，五六百担柴，有用草蓆，我的天，到外邊開會，或者出大工，便是好土，要搭幾張，這就給錢，從不空着回來，所以年年平糶，藝士都很一樣，你比別人，人手少，動員村裏給你住，耕吧！一萬誠說，也不抽工錢，人少，動員村裏給你住，好幾年以來，只有去年，窮病的很重，動彈不了，工會會開得和平常一樣，硬把他時間偷走了。」

他卻說：「越動彈越好，一動彈就不好了，病也是人抗的。」

他的兩個孩子，也多能幹些活，可是他很少叫孩子下地。他說：「我沒有文化，痛了一輩子，孩子們可不能再受痛苦了。」

小，趕快念書，將來要給國家出力。」

察院，晉縣是抗戰前聞名河北省的產棉區。安平、深縣一帶的老百姓，一提起「棉花冤案」誰不是噴噴噴義呵！

抗戰初期，產棉區的人們，曾以他們辛勤的澆灌，保證了冀中、冀南兩省抗日根據地充足的棉花和預製原料，把他們辛苦收來的棉花，獻給了苦戰抗後英勇的八路軍。

從東鹿、晉縣城失陷，特別是從二十九年春敵寇修築滄石路和石德路以後，敵寇日本野獸對棉花的掠取、掠奪、低價「收買」，過去曾經言笑過東，晉縣人民生活的棉花，從此變成了人民的苦難的根源了。

單說去年春天吧，晉縣的棉產公會稅大嚷嚷「打一眼井」，「送給」兩噸煤，借實給換領票五十元，那時是讓各村「先開收條，包保條的」，但各村是光開去了收條，可沒有領到煤，也沒領到半噸煤。末了，那些領了煤，把煤領入了腰包的棉產會的委員們則乾脆地說：「上邊發不下煤來，我們也沒辦法！」這樣就拉倒了。

那五十元的打井費，有些村子倒確實是領到了。那些分到半噸煤（應名是一噸）的村莊則被扣去二十元的煤債，實拿三十元。——棉業公會對這五十元曾宣佈過第一年應還八厘的利息，第二年清還二分之一の本費，第三年還清。但前兩月後，就經過着魔人們交還了。

如今是三十年的春天了。

一年來，餓得吃棉花子，吃糠吃花生皮，吃雞糞，饑着兒女來吃飯的東，害人民，淌打算春天來了，澆些菜，饑些瓜，接濟一下瘡完的。可是敵人又講起什麼荒井抽棉來。人們就像遭受着黑死病的傳染似的又要嘗受這種殘忍的虐害了。——什麼！打一眼井，貸款二萬元，又是三年還清不得，種棉一畝，種棉花六斤，施肥十元。」

一年年春天發狂種不上旱地的人們，服罪是應該願意打井的。但假如是明白打一眼井需要多少錢的話，那是死也不敢有這種妄想的：！挖井需要十六個工，鑿井須要十八個工，淘井四十個工，做井盤二個工，雜井，也計三十元。天雖乾，也許二十天雖不成，就以三個人十天鑄成計算吧，又是三十個工，共計一百二十四個工。挖井光吃鹽是受不了的，每天每人吃米二斤就得二百四十八斤米，按南石路附近的市價算是每市斗四十八元（每市斗四十四斤）單米價就是一千零五十元左右，共種四畝，做井盤的木料、工價，尙未計算。東、西一帶的大一點的桃、杏、梨樹都被日寇砍去放柴料了，人們那裏還有一點成材的木頭做井盤呢！拆掉房子給敵人步砲的人們，像鬼花多少錢去買磚呢？買賣家像兵和兒女還需要拿飯錢，還需要供給做爲吃肉吃白面的東、西、鹽，又還要東的一元錢去置米鹽井呵！」

那班「捉作偽」的監棉委會的委員們，並不明言「秋天摘棉花，每畝交花多少」，但曾經看過做過那種毒辣手段的警察，就附近人民，雖也明白在這甘言利誘的後面是緊跟着敵人「拿匪槍來取的」。

「捉作的走向們，對一塊地要十畝棉花的人，獎給一塊「獎給棉田」牌，可是富戶們却抵死不願接受棉委會的「恩賜」，也沒有肯在一塊地裏種十畝棉花的人。人們知道所謂「獎給棉田」是要在新花下來之後，首先交花給敵人，並保證把花全個交給敵人的。——各區關係所只好代收了得塊「獎給棉田」牌，隨便掛在一塊大量的棉花地裏，等秋天再說。

「捉作」一家逼種棉也不能強逼平地種棉力，「但個棉委會爲了宣傳的地上舉報功勞表示他們推行植棉事業的才幹，還除開另外，還發給旱地種花的種子。爲了加重棉花的份量，原棉產委員會特別在棉花子裏邊上了將近一倍的面和水量，結果澆過水的花子「發酸」了，種在地裏還不出來。要小兒買去給人家紅花子（也許是掉換了），幸而產後了出來，只是被精打采的監棉委在地裏上。棉花熟了，地也就壞了。

棉種本來應該在發雨前後國的，可是小滿節雨下了，棉種發不了，那些人在被逼得無可奈何的情形下，才開始製造花子，發給農民。

說起地干死和地肥實，農民們是連見都沒有見就讓保甲所裏扣了繳費了，因爲爲軍、特務警察是穿破似的在這爲收成呵！

我檢閱中國經濟史，則爲一食鹽採運社之一員。顧指同
 民之反對與無言抵抗，與我各根據地軍民之一致打擊，
 收效甚微。此一統制方針，未能從中國方面商業機構，
 有組織之推銷，以收其效。故鹽務行政，在政府方面，
 工作仍有若干遺憾，以致收效不大。漢黃波羅海等
 區，說詞中，以鹽政前途，頗爲悲觀。然此區鹽務，在
 該談詞中，並不斷流露出「要求官民一致努力」一標
 甚間流言。「王委員長表示公定價格統制收買爲對
 不變之方針，在各地區官商供出並必須重視，使農民消
 明瞭此次統制之優點，指導各縣官商，積極之工作，使
 實容易。」一漢政統制收買，爲農民利益，應依此重
 方針，充分利用行政力量，再開始此次改革，確有全
 勝。在此可見政府政策，不期而合，以價的統制工
 在「收買」過程中，由於農民之抵抗，且被迫以較
 給定價格相當高之價格由政府收買，而爲防止通貨不
 斷膨脹，領出陪貨，規定按價買一做左右付給通貨，其
 物資交換，使商賈人民受其益鉅。
 據八月至十月底，正黃秋收過後，則可酌用東洋一
 掠，而鹽價更加昂，則爲我國鹽務，則可酌用東洋一
 萬一，來援助地檢閱的月終，令一區間值與統制鹽務民
 的弊病與注視。

糧食問題也提到一關共一。其實也莫不是一關人民一，以甚其搜掠的目的。王遜克嚴關於一糧食問題，運動要與一設促進工作之重點。一八日所召開之糧食市市民官會議，亦以食糧問題為其主要內容。組織直接策勵指揮地方從事搜掠之北平敵大使館管旅長，更於十日以一關於遼寧北平新設促糧施策，食糧分配一為題，發表廣播。於此可見敵偽在糧食問題情形下，集中一切力量，進行搶掠之決心。

在統管經濟部長之廣播中，可以得知敵偽欲怎樣組織計劃，「一般實價格」等之一中央統制機關，其下組織則為「物資平衡資金運用委員會」與「食糧管理委員會」，更於各省市設立「食糧管理分局」及「辦糧處」，以「各省市地方糧食之管理」。

是無法再用了。
被連日嚴密監視，像個連「連」的中心內容，

從本月九日起至十月為止，華北敵